

白雲許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為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學校興廢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眾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

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于學校其流至于以文詞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于隋俗益薄而偽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飾治耳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迨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瞶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

天下間闕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
及韞胄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土矣況以溺冠嫚罵
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蕤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脩也
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
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
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
人之教于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于野高
宗舉傅說于徒文王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曰人
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
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
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
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
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而大備非
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于學
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明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
生斯世何其不幸歟愚以為朋黨之禍禍固小人為之
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
也唐虞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維時小

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民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知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論天下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于子而極于巳消于午而盡於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陰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于其間為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消微陰不勞力而已復於和氣之中矣陰道既衰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盛衰聖賢之君不作羣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耳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擿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為書道陰陽而明吉凶者在夫之上六曰無號終有凶微陰為衆陽所決雖號亦凶也剝之上九曰碩

果不食君子得與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
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
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終剝窮則復君子雖少君人
者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
何如耳朋黨之禍始於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
監之而又世宗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
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
矣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
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
告祭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
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
夫雍姬之不獲於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
君之命除逼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
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密則禍立至其言
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既從人則當
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為問遂至於夫戕而君
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
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

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于所親其等殺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夫三年而于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死君命也謀泄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蓋管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其重輕特卜於母以決其疑耳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為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義母之不義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隸意之所適則雖奔誘棄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歟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得命則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潁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
潔修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
字吾子其為我說竊以為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
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辨義前修講之明矣愚何敢贅
然此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
學而至于立固已深造進于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
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歟昔
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
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啻為未信也聖人
其不知人而誰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
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為學者師也知人古
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而企君不可及君
明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
而充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
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
且自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此吾友贈我以
名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
之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

翁之字其子也余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其形以聲明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為是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疎之等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託類私以名其子為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呼之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于既冠而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召公原壤之於孔子曾子之於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為諱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為名而父字之何謂我乃所願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之道常道耳載之於經充塞於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尚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也夫水漸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為

川瀦而為海震蕩漂泊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于目接于身錯綜於萬事固或非出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獨指蒼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蒙發于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沉伏弱之散渙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迹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揚感沸之泉而曰聞道一日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剡木而乘之故于中流一瀉千里方快于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慎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邛衍書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寂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

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
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
盡得之此書乎昔時地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
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于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
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
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
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耳倘使子房生三代盛
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
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邛之馬牝而黃九方
皋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
藏本武林吾邛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米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
不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
有所見耳坡翁詞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
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為天
下寶之

跋妙沙經

藝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
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是也曠瞿氏之言類名經其

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
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為
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
也揚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旦求于人而得之謂善
果可由是致然以為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于
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念力余
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
耶吾不知也夫夢坐于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
所主故耳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
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浼點書傳書

蓋鄭有讀書
凡例之問

某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
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
謙抑若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某
少年謬悠為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
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
法無過熟讀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
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
無由侍立下風即日春暮暄暖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為孝浮屠氏欲以
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為子者莫
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一覺于魂揚魄落之後其不
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
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為孝思之助耶抑遊戲
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
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寶之而觀院判公所
以孝其親者而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
必切于覺云也

右金正大八年樞密院白某飯僧薦父閑
趙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為註釋
其卷失之已久曾孫子通為御史掾行部闕
中復得之

書菴贊為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
浩若烟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
書契以來罔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
知至物格萬言叅錯一理混融排斥異說信執其中
書止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
心雖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
物不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于外并
喪其內矣北野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
而用物者歟且彼以相形重此輕彼囿于形
者也擴然無跡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
觀心則心可均自私用智則去道遠彼兀者
能正以止衆其全于德者歟或曰莊周所謂
道德固同於吾耶侯故儒家其名之也何庸
夫爝火之光足以繼日月之不及桔槔之汲
可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取焉而取之豈能
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傷於形者也
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足者則侯之
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徵塵垢不止
以鑑之明羿之穀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
人以其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
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洗洋自恣
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之取尔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模毫髮無間形色天性
所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
和順積中晬面盎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賓力行所學
無負其身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踈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蓋人可見
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罔象之珠進之進之無愧
此圖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
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
不果繫囚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善
策使星千載自光輝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
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包括大化原始
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
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
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於此乃

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蓋以為太極之上不宜加無
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
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無
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
今猶有以太極為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
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
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
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固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
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
奇偶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
易以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
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而五、而一、
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
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固固所以輔乎
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為天
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地
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
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
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
先生于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

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
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折
之為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辟簡故惟曰生
兩儀罔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
、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
同言而並言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
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
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
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
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
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
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
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於二人以
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
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為
陽先耳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
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罔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
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地天前既已
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

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輕清者漸澄而為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為地乃可言判耳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為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承下問敢以為復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者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朔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度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在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也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于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于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連于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于陰陽遲速為順合宜蓋亦祖橫渠

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耳然有所倚者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後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從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

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斷間斷哉其所以于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卒歲一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卒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夫天體窳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

最速常及于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而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

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而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氣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于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所質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

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虚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即源、而來矣蓋為學之效要甚速人病不求耳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於深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寔始于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

其道而不計其功至于聖賢之分量成道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必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
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
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
所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
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
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于吾心而無少虧人倫
之事日接于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
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
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
于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

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
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
仁之信此子事父母之大畧也君君主于義而君以
成禮弗納于淫為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
之義責難于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達不利道澤加
于民為義之智託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君
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
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
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

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之任不出于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于朋友或扶持開導獎勸誘掖于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于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慎于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已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則君臣得其正礼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

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于學問之事寔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于學問之功寔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寔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于誠其流行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于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礼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于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某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闕茸迂踈鹵莽滅裂雖嘗立于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寔

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畧無相踰
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
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不
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于信以求信天性敦
于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
不孤此會也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
嚴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

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
乃有夫歿妻穉子幼而遭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
又知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俯而從也
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
端而委身之後守歿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
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嫠家徒四
壁獨撫幼女冰蘖自守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公賦
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
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于人一等矣蕭
君仲堅叙列事寔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贊其美將

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
未必求知于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
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愠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
采摭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
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秋思

上簾鉤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砢胸懷臨鏡謾搔首
看他冉冉來鴻匆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釣鰲
手無奈萬里烟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

牖最宜野月穿牕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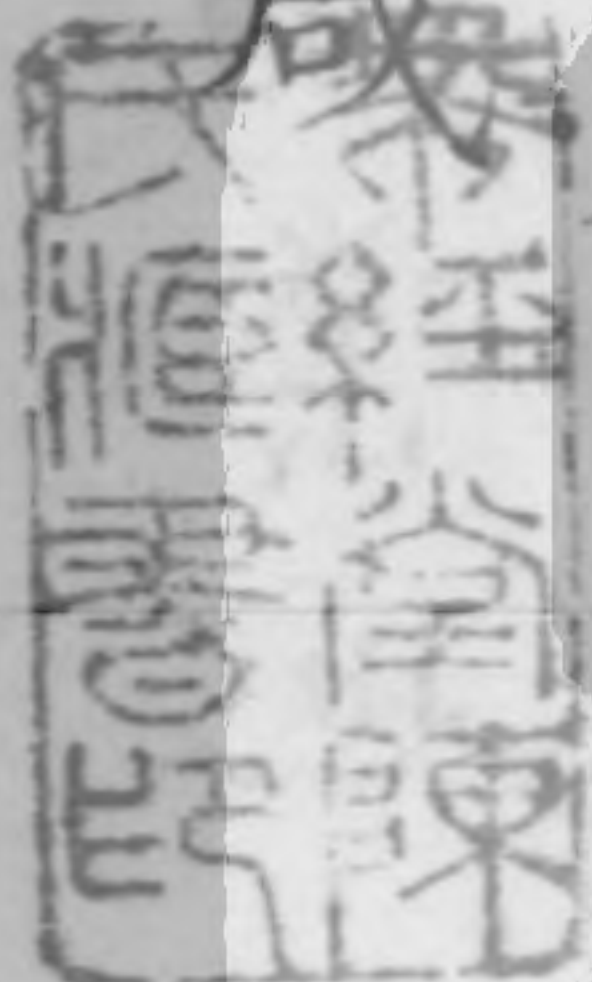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
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乳
釵橫長怯旁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雞聲漏水頻催
曉

附錄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蕪城來求受業于余適余病劇昏瞶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垂索而歸于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于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脩萬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辟泛求幾逐于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揉之有道有夢斯覺

闇然日章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

至順二年九月十又七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
華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
學于同郡金履祥履祥學于何基、學于黃幹
幹則朱門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原委故
當時登門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
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基謁告歸省先生懼其
荒而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
心為本吁先生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

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
淑諸人者又豈出於先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
及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
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以致景仰之私云耳
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
侍讀永嘉黃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
王麇辟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麇之
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余讀之
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麇必能造

其聞與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磨之事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即為發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所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磨又為刻板以傳于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清于人者深而磨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磨盖有焉近世師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于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磨之所為邈乎遼絕磨可謂有道

乎哉先生之教于是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先生元史有傳磨字領元鄉薦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

原本缺二字

因書此于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物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于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

曙持以示予字畫適勁沉寔非表裏一于敬者
不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辭則以一心為
酬酢萬變之主然不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
之也學貴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弊也
學者宜服膺于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拜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于民生日
用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
夜光之珍連城之璧奚以為故自三代以還歷
漢唐而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沐浴之傳而大集
于考亭及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何文

定公魯齋王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
許文懿公傳之然皆婺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
傳考亭之學至是蓋益明矣余嘗見公白雲集
一帙讀之恨未全也茲于方伯江浦張公所又
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
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跋公亦欲予言之蓋
益歎夫文懿之言皆諄懇到不背師說真有
功于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不深有便于後
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年壬午夏六
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文華殿後學雲間錢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此千聖學之全其出而全之者亦不
盡其大又疑之言皆真
蓋知以不乘問前無林野
豈一姓之木根而稱不問人
其和請之亦本全出古于
古也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謙卒初謙聞

之



原件破损

筭書而從後以兄子喪而

履尤多遠而

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教

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

與立心

制至誠淳悉

快哉或

是金履祥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後奔兄
環喪于廣信病增劇不良于行病少間而神更清茂
至是病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
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
於母友于弟元復請所欲言謙曰我平日訓爾多矣
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進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
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
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謙字益
之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
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後謚

曰文懿

義烏黃氏潛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
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邇流窮源折衷
羣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脩文定何公基既得
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
王公柏于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
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娶入學
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遠文懿
許公由于三先生之鄉克任其傳承之重三先
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

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
功大矣

